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19.03.006

论《拉拉》中的种族忧郁症^①

王卉

(大连外国语学院 英语学院, 辽宁 大连 116044)

摘要:埃瓦雷斯托的小说《拉拉》的主人公是典型的英国黑人移民二代,她因为想象的白皮肤丧失和丧失的代际传递的双重原因而陷入种族忧郁症的状态。忧郁症对爱的客体的执着和维护促使她踏上非洲的寻根之旅,并且通过旅途产生多元文化的顿悟,进而完成身份和归属的构建。而拉拉发掘的家族历史更与英国黑人种族历史相契合,她的种族忧郁症也是英国黑人种族忧郁症的组成部分。

关键词:《拉拉》;丧失;种族忧郁症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19)03-0031-08

弗洛伊德在《哀悼和忧郁》(“Mourning and Melancholia”)中提出,忧郁症是对丧失徒劳的依恋和执着,而哀悼则是因为能够放弃丧失客体(lost object)而成功地克服障碍^①。他认为,哀悼的过程中世界变得贫乏和空虚,而忧郁症会导致自我的贫乏和空虚^②。忧郁症因此暗示着无尽的自我枯竭的境况,然而弗洛伊德同时也将忧郁症描述为一种消耗,从而赋予自我枯竭的过程以自我滋养的功能。“自我希望吸收爱的客体;在同类相食的阶段,自我所采取的方法就是将客体吞噬”^③。也就是说,忧郁症主体将吞食掉丧失的客体。因此,“忧郁症主体必须否认客体的丧失,从而来维持占有的神话;同时忧郁症主体也必须确保丧失的客体从此去而不返”^④,从而保持住其吞噬后的占有。正因如此,“忧郁症主体与客体之

间的关系就并不是单纯的爱和留恋,同时还有深刻的怨恨”^⑤。Anne Anlin Cheng认为,忧郁症主体与客体之间这种既排斥又包含的关系可以用来描述英美等移民国家的种族关系,“白人对有色移民这种既吸收又排斥的态度构成白人种族忧郁症的基础”^⑥。Cheng进而提出,遭受种族歧视的有色群体将对这种矛盾的态度做出忧郁的回应,并由此形成被歧视主体的种族忧郁症,他们既是忧郁症的主体,也是忧郁症的客体;既是丧失的客体,也是经历丧失的主体^⑦。因此,种族忧郁症对于遭受种族歧视的主体来说“既是排斥的象征,也是对抗排斥的心理策略”^⑧。被歧视的有色群体将主流文化中的歧视和压迫进行内化,并非单纯意味着顺从和挫败,而是意味着他们以新的方

① 收稿日期:2018-11-2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5BWW063)

作者简介:王卉(1975—),女,辽宁大连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当代英国小说研究。

①Freud, Sigmund. “Mourning and Melancholia, 1917”. *The Nature of Melancholy: From Aristotle to Kristeva*. Ed. Jennifer Radde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292.

②Freud, Sigmund. “Mourning and Melancholia, 1917”. *The Nature of Melancholy: From Aristotle to Kristeva*. Ed. Jennifer Radde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248.

③Freud, Sigmund. “Mourning and Melancholia, 1917”. *The Nature of Melancholy: From Aristotle to Kristeva*. Ed. Jennifer Radde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250.

④Cheng, Anne Anlin. *The Melancholy of Race: Psychoanalysis, Assimilation and Hidden Grief*.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9.

⑤Cheng, Anne Anlin. *The Melancholy of Race: Psychoanalysis, Assimilation and Hidden Grief*.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9.

⑥Cheng, Anne Anlin. *The Melancholy of Race: Psychoanalysis, Assimilation and Hidden Grief*.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10.

⑦Cheng, Anne Anlin. *The Melancholy of Race: Psychoanalysis, Assimilation and Hidden Grief*.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17.

⑧Cheng, Anne Anlin. *The Melancholy of Race: Psychoanalysis, Assimilation and Hidden Grief*.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20.

式思考主观能动性^①,意味着他们能够以忧郁症的方式来对抗白人群体的种族忧郁症。

本文根据前述种族忧郁症的观点来讨论埃瓦雷斯托《拉拉》中的岌岌可危的归属感、忧郁的情怀以及无法消除的自我排斥。小说人物经历的无归属感是拥有和丧失之间的概念,它作为一种辩证的过程暗示着主人公在霸权主义的归属感和自我意义上的归属感之间的挣扎和商榷。埃瓦雷斯托小说中的无归属感并非意味着忧郁症所导致的无力感致使主人公无法解决文化和个体冲突,而是意味着忧郁症所引发的责任感激励主人公拒绝将无归属感的状态作为自我身份认同问题的解决方式。

一 白皮肤的丧失与忧郁症

《拉拉》的主人公在20世纪70年代成长在英国白人居多的南部伦敦郊区伍尔维奇(Woolwich),她的母亲是英国人,父亲是尼日利亚人。拉拉作为二代黑人移民没有直接受到流散经历的影响,也自认为没有像她的父母那样被边缘化。因此拉拉相比她的父辈就更加珍视英国的归属感,也更加看重同化的梦想。在她看来,相同或者相似的外貌特征是同化的标志,因此她对同化的向往也随即转化为对白人外貌的渴望。在当今天英国社会,“有色人种被主流文化所同化意味着他们要接受一系列占据主导地位的范式和理念——白皮肤、异性恋、中产阶级的家庭价值观——这些通常也是他们所无法企及的”^②。拉拉因为同化的渴望而将白皮肤作为自己的梦想,同时她也希望能够拥有白人女孩苏西的丰满的嘴唇,完美的长腿和金色的头发。“我的魔鬼,我的爱/将我褐色的皮肤淡化成魔力芭杜(Bardot)一样的颜色”^③。想象中的白皮肤金发女郎的形象最终让拉拉感到安心,她也将伍尔维奇当成自己的家。

她感觉自己已经被同化到白人的世界,并且按照中产阶级的标准改变着自己的行为举止,穿着打扮,甚至是情感喜好。

当拉拉陷入同化的梦想无法自拔时,她同校的朋友苏西一日再次提出她曾多次面对的问题,让她终于正视自己的肤色,感受自己的不同,并且由此引发她身份和归属危机。

“拉拉,你来自哪里?”

苏西突然问到。

一天午休时候在操场上,“伍尔维奇”。

“别犯傻,你来自哪里,你知道的,原来?”

“如果你真的非要知道,我出生在埃尔瑟姆,实际上”。

“我爸爸说你一定来自牙买加”,苏西坚持说。

“我不是牙买加人,我是英国人!”

“那你为什么是有色的?”^④

苏西的问题“你从哪里来”时刻提醒着拉拉她在英国的无归属感,因为英国性是与白皮肤相依相随的。肤色问题就好像一个严厉的监督机制,警醒着拉拉她并非真正的英国人,也切忌妄想将英国视为自己的家园。此时的拉拉就如同托妮·莫里森的《最蓝的眼睛》中的黑人女孩,她们因为“永远无法实现的完美而经历着想象的丧失”^⑤。拉拉白皮肤梦想的破灭当属一种范式的丧失,“而范式的丧失——尤其是理想中的白皮肤的反复丧失——构建起忧郁的框架,将英国同化和种族化描述为一种相依相随的过程,两者相互抵触且相互融合,其结果悬而未决”^⑥。从种族化的视角来看,拉拉的黑皮肤作为一个本质化的意象指向牙买加,“反映出种族主义思维的根本问题在于,它认为种族和出身同样永久而确定”^⑦。白皮肤的理想

①Cheng, Anne Anlin. *The Melancholy of Race: Psychoanalysis, Assimilation and Hidden Grief*.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21.

②Eng, David L. & Shinhee Han. “A Dialogue on Racial Melancholia”. *Loss: The Politics of Mourning*. Ed. David L. Eng & David Kazanjia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p. 344.

③Evaristo, Bernardine. *Lara*. Northumberland: Bloodaxe Books Ltd., 2009, p. 123.

④Evaristo, Bernardine. *Lara*. Northumberland: Bloodaxe Books Ltd., 2009, p. 65.

⑤Cheng, Anne Anlin. *The Melancholy of Race: Psychoanalysis, Assimilation and Hidden Grief*.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17.

⑥Eng, David L. & Shinhee Han. “A Dialogue on Racial Melancholia”. *Loss: The Politics of Mourning*. Ed. David L. Eng & David Kazanjia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p.344.

⑦Ahmed, Sara. “Multiculturalism and the Promise of Happiness”. *New Formations*, 2008 (63): 97.

对英国有色群体来说是遥不可及的,同化的过程也由此矛盾重重且屡遭搁浅。

同化过程的悬而未决使同化的概念能够契合到种族忧郁症的框架当中。哀悼用来描述一种有限的过程;与此相反,忧郁症则勾勒出一一种悬而未决的过程,该过程描述出有色群体坎坷的移民经历以及始终无法同化到英国民族结构(national fabric)中的悬置现状。这种暂缓的同化过程和无法融入的结果暗示着,对英国有色群体来说“白皮肤的理想始终是渐行渐远。它始终停留在无法企及的距离,既是引人注目的幻想也是失落已久的理想”^①。因此拉拉因为苏西的诘问而正视自己的肤色,同时导致的想象的白皮肤丧失是一种爱的丧失和理想的丧失。弗洛伊德早期的论述指出,忧郁症的病态主要体现在其无休无止的哀悼。忧郁症患者没有能力解决爱的客体的丧失所引发的冲突和矛盾,进而导致永无止境的伤痛。换言之,“忧郁症患者无法通过将情感投注到新的客体的方式来克服丧失的情绪或者解决丧失的问题”^②。从该角度来说,拉拉的想象的白皮肤丧失将会使她陷入种族忧郁症的状态。

拉拉因为白皮肤的丧失而陷入忧郁症,该事件的引发者苏西在愧疚的同时也百般不解,因为在她的眼中拉拉“几乎就是白色的”,而这种似白非白的矛盾状态再次让拉拉陷入更加深刻的忧郁境地。苏西对拉拉执拗于肤色的态度感到非常困惑,“你看,我不是/故意伤害你,真的。我真的很抱歉。不管怎样,在我来看/你几乎就是白人,行吗”^③。苏西对拉拉肤色的评价“你几乎就是白人”完美契合霍米·巴巴“几乎是相同的,但是并非完全相同”的观点。霍米·巴巴在《关于模仿和人:殖民话语的矛盾性》(“Of Mimicry and Man: The Ambivalence of Colonial Discourse”)中提出,殖民政权迫使被殖民主体模仿白皮肤等西方理

念,同时这种模仿也被斥为失败。巴巴写道:“殖民模仿是对一个被改造过但仍然可以识别的他者的渴望,一个具有差异性的主体,几乎是相同的,但又并非完全相同。这就是说,模仿的语篇是围绕着矛盾性构建起来的;模仿必须始终制造出误差、不同和其他过度的行为从而达到预期的效果……几乎是相同的,但不是白色的。”^④埃瓦雷斯托在小说中也多次描述拉拉的肤色,都是在强调其肤色的似白非白,似黑非黑的模糊而矛盾的状态。拉拉在尼日利亚的时候,那里的孩子们对她喊着,“Oyinbo”^⑤,这句非洲当地话是“白人”的意思,“Oyinbo! 孩子们在拉拉的后面喊着。它的意思是‘白人’。塔伊沃(Taiwo)告诉她”^⑥。拉拉同化的梦想和对英国归属感的渴望逐渐模糊她的眼睛,让她无法区分浅褐色和白色之间的差异,也逐渐忽略自己与白人的差异。“拉拉·达·科斯塔跳下始发伍尔维奇的161路公交车,肤色的差异只是模糊可辨,她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不同,她的校服以及成群的因为兴奋而叽叽喳喳的女孩子们变成她的保护色,她们的脸几乎是纯白的,红里透着粉”^⑦。当她踏着晨光从公交车上走下来的时候也曾经因为青春和梦想的浓墨重彩而模糊掉肤色的色差。

然而巴巴的殖民模仿的观点便能够揭示拉拉的肤色与她所渴望的白皮肤之间的差异,巴巴将同化的社会需要定位为模仿的殖民结构,他非但指出模仿行为的社会必要性,还指出其与生俱来且无法规避的失败的可能。“几乎是相同的,但是并非完全相同;几乎是相同的,但却不是白色的”,双重的差异性导致模仿行为的矛盾性,并且由此导致其失败^⑧。拉拉以同化的梦想为驱动所采取的模仿行为因为其矛盾性而以失败告终,因此她的朋友苏西才会质疑她的家乡。值得注意的

①Eng, David L. & Shinhee Han. “A Dialogue on Racial Melancholia”. *Loss: The Politics of Mourning*. Ed. David L. Eng & David Kazanjia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p.345.

②Eng, David L. & Shinhee Han. “A Dialogue on Racial Melancholia”. *Loss: The Politics of Mourning*. Ed. David L. Eng & David Kazanjia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p.345.

③Evaristo, Bernardine. *Lara*. Northumberland: Bloodaxe Books Ltd., 2009, p. 119.

④Bhabha, Homi.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1994, p. 126, 130.

⑤Evaristo, Bernardine. *Lara*. Northumberland: Bloodaxe Books Ltd., 2009, p. 104.

⑥Evaristo, Bernardine. *Lara*. Northumberland: Bloodaxe Books Ltd., 2009, p. 156.

⑦Evaristo, Bernardine. *Lara*. Northumberland: Bloodaxe Books Ltd., 2009, p. 115.

⑧Eng, David L. & Shinhee Han. “A Dialogue on Racial Melancholia”. *Loss: The Politics of Mourning*. Ed. David L. Eng & David Kazanjia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p. 349.

是,巴巴分析中提到的矛盾性被弗洛伊德认为是忧郁症的界定特征。为描述矛盾性在忧郁症研究中的发展过程,弗洛伊德从物质范畴过度到精神领域。他注意到,“由于矛盾性而产生的冲突有时来自真实的经历,有时则来自虚构的因素,但都是忧郁症不可忽视的先决条件”^①。由此可见,拉拉在承受想象的白皮肤丧失而引发的忧郁症之后又因为肤色的矛盾性而陷入忧郁的困境。肤色引发的丧失导致拉拉同化梦想的破灭,进而陷入种族忧郁症的境地。她感到英国之大却无处是她的家园,“家。我曾经寻找过,但却无法找到。屏幕上、广告牌上、书上、杂志上都没有”^②。她同时也对“我是谁”的问题产生怀疑,“来到屋顶,在寂静的天空下,我渴望,一个意象,一个故事,来谈论我,来描述我,让我完整地诞生。我生活在我的皮肤里,但是哪一个呢”^③?这种丧失所引发的必然是自我排斥,因此她对自己的归属感产生怀疑的同时也对自己的身份产生困惑^④。

二 丧失的代际传递与忧郁症

成长式小说中二代的成长和成熟多以代际冲突为背景,以代际断裂为代价,而《拉拉》中作者则将两代移民的生活和经历进行并置,并且勾勒出父辈移民的创伤经历和梦想丧失,同时揭示出丧失的代际传递及其对二代移民身份和归属的影响。诸多讨论英国黑人文学的主题转变和代际交替的文章中都会强调一代移民的负面形象,他们处在边缘化的地位且经历着深重的归属危机^⑤。萨拉·艾哈迈德(Sara Ahmed)在讨论英国政治、电影和媒体中的忧郁的移民形象时指出,“忧郁的移民对曾经的伤害的执拗不仅成为他们自己幸福的障碍,也会成为他们的后代、甚至整个民族的幸福的障碍”^⑥。埃瓦雷斯托在小说中讨论该问题的时候则故意模

糊代际区别,不但描述忧郁的移民一代的流散经历,还呈现出英国出生的移民二代因为代际传递而面临的紧张而危急的归属状况。

《拉拉》在触及到英国出生的移民二代之前首先构建其父辈的移民经历,特别是他们20世纪50年代在英国所经历的种族歧视。拉拉的父亲塔伊沃是尼日利亚人,他初到英国时也曾经怀有同化的期待和中产阶级梦想,渴望着与中产阶级相匹配的优渥生活。塔伊沃“排斥自己的生活状况,渴望拥有自己的,妻子、孩子和家庭,渴望步入中产阶级”^⑦。然而伦敦生活的残酷现实导致塔伊沃伤痕累累,他也因为肤色和际遇的原因而无法实现他的中产阶级梦想。由此可见,以塔伊沃为代表的一代移民也曾经经历过梦想的丧失,他虽然从来没有向妻儿表达出自己的伤痛和愤怒,但是他所背负的“隐形的伤痕”总是隐隐作痛。“生活就像一个没有裁判和奖赏的拳击赛场。我需要不断维护自己在英伦群岛上存在的权力,我对此已经厌倦,那些隐形的挫伤让我如此痛苦”^⑧。“如果一代移民遭受的丧失无法在同化的过程中得以哀悼和解决——如果力比多没有通过转移到新的目标、新的共同体或者新的理想的方式而得到恢复——该情况中产生的种族忧郁症会传递到移民二代”^⑨。由此,父辈同化希望的破灭和中产阶级梦想的落空也会传递给子女,种族忧郁症也将被重新引发。

塔伊沃的梦想以失败而告终,他没能在伦敦获得期望的生活,也潜意识中将这种梦想的丧失传递给拉拉,以期被她所接受,由她去弥补。虽然塔伊沃从未对自己的后代讲述过受辱的经历或创伤的故事,但是“他未能复原的隐伏的创伤(insidious trauma)”^⑩和未能化解的种族忧郁症始终渗透在他对待子女的严苛方式中。他不允许拉拉与

①Freud, Sigmund. “Mourning and Melancholia, 1917”. *The Nature of Melancholy: From Aristotle to Kristeva*. Ed. Jennifer Radde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251.

②Evaristo, Bernardine. *Lara*. Northumberland: Bloodaxe Books Ltd., 2009, p. 123.

③Evaristo, Bernardine. *Lara*. Northumberland: Bloodaxe Books Ltd., 2009, p. 123.

④马艳,刘立辉:《第三空间与身份再现:〈柏油孩子〉中后殖民主义身份建构》,《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

⑤邵娟萍:《创伤视角下美国华裔小说中男性身份的重构》,《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⑥Ahmed, Sara. “Multiculturalism and the Promise of Happiness”. *New Formations*, 2008 (63): 133.

⑦Evaristo, Bernardine. *Lara*. Northumberland: Bloodaxe Books Ltd., 2009, p.52.

⑧Evaristo, Bernardine. *Lara*. Northumberland: Bloodaxe Books Ltd., 2009, p.104.

⑨Eng, David L. & Shinhee Han. “A Dialogue on Racial Melancholia”. *Loss: The Politics of Mourning*. Ed. David L. Eng & David Kazanjia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p.353.

⑩郭先进:《个人的抑郁与文化的抑郁——〈黑犬〉的创伤叙事研究》,《当代外国文学》,2017年第1期。

想象中的“爸爸的家人们(Daddy People)”交谈,并且对她的错误严加惩罚。“别打他们,塔伊沃,埃伦抱怨到。她太过温和。我不会这样。我知道如何养大我的孩子。这是一个严酷的、严酷的世界。他们应该做好准备。也就是说,我必须把绳索举给他们看”^①。塔伊沃的负面情绪和观点都来自他未能得以哀悼的丧失以及由此而成的种族忧郁症,而埃瓦雷斯托也并非将移民一代视为迷惘的一代而弃之不顾。小说没有将父女之间的关系简单地界定为代际冲突和断裂,而是努力呈现父辈们的创伤历史,并且以此为线索来解读主人公与过去以及父母之间复杂的关系,以及他们现在的自我定位。埃瓦雷斯托在小说中对一代移民创伤经历重新想象和构建,由此解释“一代移民曾经遭受过的、暂且未能解决的丧失是如何传递给英国出生的移民二代”^②,并且影响到他们的生活和归属,从而显示出丧失的代际传递。小说将拉拉的出生描述为“混乱的、仓促的和戏剧化的”^③场面,同样预示着父母的历史在她生命中的纠缠。《拉拉》中作者将过去和现在以及父辈和子辈进行并置,父辈的经历象征着复杂的过去的见证,弥漫和笼罩着现在。由此拉拉才会说,“我因为妈妈的忧郁症而绝望,我无能为力。她站在那里,像个俄罗斯娃娃,向下凝视着黑暗的道路。我的爱就像浸泡在漂白剂中的毛巾,太长了,它撕碎,变成我自己的碎片,然后慢慢地分解。我看见我自己在那里,等待着,一个来自过去的鬼魂,用我忧郁的面孔缠扰着未来的孩子们”^④。虽然拉拉的父母对自己曾经的丧失闭口不谈,但是拉拉仍然能够感受到他们的忧郁症蔓延在自己的生活当中。这些发生在她出生之前的历史及其种族和移民的语境让她的归属问题变得更加复杂,而她的父母所经历的丧失也在她的生命中得以延续,并且使她陷入种族忧郁症的状态。

三 忧郁的反抗与身份的构建

故事中拉拉的种族忧郁症的成因是双重的。首先她因为同化的梦想而对白皮肤产生执着,终因想象的白皮肤的丧失而陷入忧郁症的状态;再者她因为父辈中产阶级梦想的丧失以及丧失的代际传递而再次深陷忧郁症。我们会关注到忧郁症患者不惜代价而拒绝放弃他者或者放弃他异性的特点,弗洛伊德也因此认为,“客体的阴影会笼罩自我,爱的客体而非自我,占据主导地位”^⑤。而在种族忧郁症的描述中,“爱的客体对于自我来说是如此重要,以至于自我愿意以自身为代价来将其保留和维护……自我会以激进而好战的方式来挽回和维护业已丧失的爱的客体,并由此使爱的共同体成为可能”^⑥。因此,社会上遭受歧视的客体,特别是种族和性别上处于弱势的他者,通过忧郁症的过程在精神领域挣扎和坚持。“这种行为来自自我反抗的态度,它展示出忧郁的自我以强硬的方式拒绝爱的客体消失和湮灭在遗忘当中。自我对即将逝去的客体的维护可以视为忧郁症自我的伦理坚持,相反哀悼者则缺乏这种伦理信仰”^⑦。

拉拉所经历的丧失都源自她的非洲血统,她因为忧郁症的原因而抗拒真爱之物的丧失,也就是抗拒其非洲血统和根源的丧失,她也由此踏上忧郁的寻根之旅。拉拉因为她的父亲决意断开代际传递的故事链而有时只能依靠旅途中的想象来构建自己的家族谱系,因此有些故事能够得到详尽的讲述,其他故事则与沉默产生共鸣。拉拉在想象中感觉到祖辈的魂灵萦绕不散,并且在想象中重拾与过去的连结。她重新构想出祖辈们在奴隶贸易时期和流散过程中的路线,从消失的故事和缺席的记忆客体中“制造记忆”,这种策略非常契合玛丽安·赫希(Marianne Hirsch)提出的“后

①Evaristo, Bernardine. *Lara*. Northumberland: Bloodaxe Books Ltd., 2009, p.105.

②Eng, David L. & Shinhee Han. “A Dialogue on Racial Melancholia”. *Loss: The Politics of Mourning*. Ed. David L. Eng & David Kazanjia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p.352.

③Evaristo, Bernardine. *Lara*. Northumberland: Bloodaxe Books Ltd., 2009, p.43.

④Evaristo, Bernardine. *Lara*. Northumberland: Bloodaxe Books Ltd., 2009, p.132.

⑤Freud, Sigmund. “Mourning and Melancholia, 1917”. *The Nature of Melancholy: From Aristotle to Kristeva*. Ed. Jennifer Radde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249.

⑥Eng, David L. & Shinhee Han. “A Dialogue on Racial Melancholia”. *Loss: The Politics of Mourning*. Ed. David L. Eng & David Kazanjia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pp. 364-66.

⑦Eng, David L. & Shinhee Han. “A Dialogue on Racial Melancholia”. *Loss: The Politics of Mourning*. Ed. David L. Eng & David Kazanjia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pp. 364-65.

记忆(postmemory)”的概念。赫希在研究大屠杀幸存者的后代时提出和发展此概念,她认为后记忆即二代的记忆,“是一种强大的记忆形式,因为它与所有记忆客体和来源之间的联系不是以回忆为媒介,而是以富有想象力的投入和创造为媒介”^①。在拉拉现实和隐喻的旅程中,家族历史的点滴也历历在目。拉拉的曾祖父莱昂纳多“出生在奴隶制度时期,遥远的一百多年前,是的,你的爷爷生来就是奴隶,被甘蔗种植园主费尔南德斯·达·科斯塔先生拥有”^②。后来拉拉的曾祖父遇见自己喜欢的姑娘乔安娜(Joana),之后他们的儿子格雷戈里奥(Gregorio)出生。莱昂纳多决定带着自己的儿子离开巴西的巴伊亚(Bahia)去非洲。拉拉的祖母季诺碧亚(Zenobia)是一个温和可爱的女人,“季诺碧亚像凤凰木一样可爱,她脑袋里的话吱吱作响,就像蟋蟀一样扰人清静”^③。拉拉的家族故事散落在漫长的奴隶制历史和殖民主义过去中,她以后记忆的方式将这些碎片拼凑起来。拼凑起来的故事随即成为聚集起来的力量,成为支持她探寻身份和归属的动力,帮助她解答“我是谁”的问题。小说的旅行是主人公寻找潜在的归属线索的探寻之旅,同时也是她自我构建的成长之旅。

拉拉的寻根之旅自然会经过她的祖先曾经旅居过的巴西,并且在这里产生多元文化的顿悟,“今天是圣枝主日。我在门后哼唱着,目睹着一种文化和另一种文化完美地融合。过去的已经过去,未来意味着变革。船上的号角急切地召唤着我。我匆忙离开”^④。因为这种多元文化的顿悟,拉拉对自我身份产生新的认识,从而能够自信地带着非洲的肤色和血统回到伦敦,走向未来。

我经过洗礼,决心将奴隶的历史从我的生命中删除,

以浓墨重彩将爸爸的家人们呈现在画布上。

深夜的噩梦让我大汗淋漓的时候,他们的歌声会指引着我。

……

非洲是我身体里的小小萌芽。我会飞回尼日利亚。

一次又一次,兴奋地俯冲向一条曲曲折折的。

琥珀色的灯火,象征着拉哥斯杂乱无章的活力。

是时候离开了。

回到伦敦,跨越国际时区。

我走出希思罗机场,走向我的未来。^⑤

旅行归来的拉拉终于能够将自己非洲的历史和英国的未来加以融合,两者都是她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她自信地“以浓墨重彩将爸爸的家人们呈现在画布上”,说明她不会再因为同化的梦想而执着于白皮肤的丧失及其所代表的霸权主义的归属感;她的身体里存在着非洲的萌芽,并且由此与祖辈和父辈产生连结。她因为忧郁症对丧失之爱的执着而踏上寻根之旅,并且在山顶的教堂目睹“一种文化和另一种文化的完美融合”而产生顿悟,进而发现和认同多元文化的存在策略,并且完成自我的身份重构,也由此自信满满地走向未来^⑥。

四 寻根之旅与黑人种族历史

故事中拉拉的寻根之旅并非仅仅是她身份构建之旅和寻找归属之旅,因为她构建起的家族故事能够与奴隶制度暴力的历史相契合,她祖辈的流散路线也能够与奴隶贸易的航线相吻合。她祖先的历史透视出甘蔗种植园中苦难的劳作,诉说着数代人在中间通道的奴隶贸易和运输中的惨痛经历。拉拉出生的房屋叫做“Atlantico”,由此与“中间通道(Middle Passage)”形成暗恐式的联系。因此拉拉所经历的丧失和种族忧郁症并非个人行为,而是黑人移民作为群体的丧失和种族忧郁症。David L. Eng 和 Shinhee Han 在文章中提出种族忧郁症的观点,认为“丧失的历史创伤无意识中

①Hirsch, Marianne. “Past Lives Postmemories in Exile”. *Exile and Creativity*. Ed. Susan Suleima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420.

②Evaristo, Bernardine. *Lara*. Northumberland: Bloodaxe Books Ltd., 2009, p.172.

③Evaristo, Bernardine. *Lara*. Northumberland: Bloodaxe Books Ltd., 2009, p.162.

④Evaristo, Bernardine. *Lara*. Northumberland: Bloodaxe Books Ltd., 2009, p.187.

⑤Evaristo, Bernardine. *Lara*. Northumberland: Bloodaxe Books Ltd., 2009, p.188.

⑥常江,田浩:《洪美恩:文化研究是超越国族的世界主义——不确定时代的身份迷思》,《新闻界》2018年第3期。

从一代传递给下一代;忧郁症中经历的丧失通常是集体无意识的丧失。忧郁症并非仅是个体的经历,而是在社会群体的成员当中代际传递”^①。

埃瓦雷斯托在拉拉的故事中也尽量避免使叙事单纯关注主人公的个体发展,避免使故事中的归属问题变成一个私人问题或者一种个体行为,从而使故事与当前仍然产生影响的种族主义历史和现实相连结。骆里山(Lisa Lowe)坚持反对“将遭受种族歧视的族裔群体的文化政治问题简化为移民一代和二代之间的代际斗争和私人化的家庭对立”^②。埃瓦雷斯托本人也曾经表达过类似的担忧:

曾经一位评论家在《诗歌评论》(Poetry Review)上对我的小说《皇帝的宝贝》(The Emperor's Babe)发表评论说,我通过探究英国黑人历史的方式来找寻自我认同感。我对此感到非常恼怒,因为对我来说它是有关英国历史的,是我们所有人的遗产,而并非仅是我的遗产。800年前存在于罗马不列颠(Roman Britain)的黑人是我们民族遗产的组成部分——这不是我在进行自我追寻,好像这是我个人的奥德赛式的长途之旅。……我对历史感兴趣——缺失的历史——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我创作的原因。……我的确因为有些故事被排斥在民族叙事和欧洲叙述之外而体会到不公感和失落感。所以那是我更大的设想的组成部分——把它们都呈现出来。^③

埃瓦雷斯托在小说中更加关注的是黑人移民作为群体在流散过程中的丧失及其所引发的种族忧郁症,因此无法将其简单化为主人公个体的身份构建和归属追寻。主人公在成长过程中经历的冲突和丧失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导致忧郁症的现象,而她所体验的忧郁症则是英国黑人群体种族忧郁症的组成部分,她所重构的家族历史也是黑

人移民的种族历史。

拉拉在旅途过程中将家族历史和种族历史完美契合的事例发生在非洲-巴西(Afro-Brasileiro)博物馆。她在旅途中始终以重构先辈们的故事和历史为己任,但是当她抵达她父亲家族的祖籍萨尔瓦多的时候却感到强烈的迷失,因为她无法获得与自己出身相关的任何信息。她于是来到博物馆,希望找到她曾祖父或者其他先辈的线索、照片,或者冠有她父亲家族姓氏达·科斯塔(Da Costa)的任何事物。“进入非洲-巴西博物馆,我暗自希望,找到我的曾祖父或者曾祖母的线索或者照片,我也许会立刻奇迹般地认出来”^④。但是博物馆的管理人员告诉她,萨尔瓦多有成百上千个达·科斯塔的姓氏,也许还有其他的达·科斯塔姓氏散落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周围仍然有姓达·科斯塔的人吗?我问管理人员。当然,数百人,几千人,成百上千人。我离开这座激情之城,去往港口城市贝伦,再也不知道应该寻找什么”^⑤。这种答案对拉拉来说既是烦扰又是安抚。她父亲姓氏的起源无法在博物馆中找到线索,该姓氏也并非仅局限于拉拉的家族谱系,达·科斯塔这个姓氏超越了她的家族历史而融入到萨尔瓦多的地方志之中,而萨尔瓦多作为19世纪奴隶运输的主要港口又成为非洲黑人历史的见证。

因此,拉拉在无法寻到自己家族谱系的线索而感到失落的同时也产生更加深刻的领悟,因为她家族的姓氏也是众多的奴隶制度遗产的姓氏之一。拉拉在追寻她家族史的同时也揭露出英国在尼日利亚的殖民历史和奴隶贸易历史。拉哥斯岛屿在1861年被英国占领,“运送甘蔗的船只,奴隶制度遗产的姓氏:萨尔瓦多、卡多苏、罗伯托、埃瓦雷斯托、德索萨、达西瓦、达·科斯塔”^⑥。“达·科斯塔”是众多奴隶制度产生的姓氏之一,拉拉的家族史也是黑人奴隶历史的一部分。此时她“沉溺于悲哀的巨浪中,感觉到自己的个体性逐渐消失,进而融合进集体的苦难……她也由此与

①Eng, David L. & Shinhee Han. "A Dialogue on Racial Melancholia". *Loss: The Politics of Mourning*. Ed. David L. Eng & David Kazanjia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p. 354.

②Lowe, Lisa. *Immigrant Act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63.

③Evaristo, Bernardine. "Interview with Vedrana Velickovic". *The Idea of (Un)belonging in Post-1989 Black British and Former Yugoslav Women's Writing*. Ed. Vedrana Velickovic. Diss: Kings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240.

④Evaristo, Bernardine. *Lara*. Northumberland: Bloodaxe Books Ltd., 2009, p. 186.

⑤Evaristo, Bernardine. *Lara*. Northumberland: Bloodaxe Books Ltd., 2009, p. 186.

⑥Evaristo, Bernardine. *Lara*. Northumberland: Bloodaxe Books Ltd., 2009, p. 161.

自己种族的真实命运紧密相连”^①。至此,拉拉将自己家族的历史完美地契合到黑人移民的种族历史之中,而她的忧郁症也汇集到黑人移民的种族忧郁症之中。David L. Eng 和 Shinhee Han 提出,种族忧郁症是具有政治和伦理内涵的,自我以强势的态度拒绝放弃爱的客体,这种强势的拒绝才能够催生出忧郁症的政治潜力^②。因此,埃瓦雷斯托通过拉拉的家族故事与黑人奴隶历史相契合而呈现出“过去压迫的记忆和未来自由的承诺之间的紧张关系”,从而“使人们意识到构建现在的非正义的基础”^③。她同时也将拉拉的种族忧郁症汇入进非洲人们的种族忧郁症从而激发政治和伦理的力量,并且由此打破欧洲中心历史的主导叙事(master narrative)及其失忆症。她叙事中裸露的伤口及其引发的忧郁症展示出她对记忆和忘却以及官方历史和非官方历史之间的矛盾抱有持久的兴趣。

结语

《拉拉》的主人公和所有的英国黑人移民同样面临着身份和归属的问题,她因为种族忧郁症的原因而踏上旅途来探究自己的身世和血统,并且通过指向记忆和过去的隐喻旅途来重返丧失的历史。拉拉在旅途中经历着时间的往复,也始终尝试与过去产生连结,“对过去的重新阐释影响了当下的行动,也作用于对未来的期待”^④,由此民族、种族和帝国的历史在当下和未来的影响也得以呈现。主人公重走流散旅程的经历以及她重构沉默的历史的行为都会对当下产生影响,因此考比纳·莫瑟(Kobena Mercer)才会认为,流散是英国悬而未决的殖民历史的提醒者和残余物^⑤。小说《拉拉》呈现出民族、种族和帝国悬而未决的历史的残留和遗骸,揭露出霸权主义的归属感的运作方式,其中的主人公并非仅仅期待在个体层面解决归属和身份问题,而是期待在黑人移民社会和文化可见度的语境中讨论归属感。

An Analysis of Racial Melancholia in *Lara*

WANG Hui

(School of English Studies, Dalian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Dalian 116044, China)

Abstract: As one of the second generation black immigrants in England, the heroine of *Lara* by Evaristo is caught in the state of racial melancholia due to the imaginative loss of white skin and the loss passed down from the first-generation immigrants. The inability to get over the loss of a loved object leads Lara onto a journey of discovery, in which she has an epiphany of multiculturalism and builds up her self-identity. Lara's family history constructed by her can fit into the history of the black immigrants in England. Therefore, the racial melancholia experienced by Lara is part of the racial melancholia experienced by the black British people in general.

Key words: *Lara*; loss; racial melancholia

(责任校对 游星雅)

①Nichanian, Marc. "Catastrophic Mourning". *Loss: The Politics of Mourning*. Ed. David L. Eng & David Kazanjia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p. 117.

②Eng, David L. & Shinhee Han. "A Dialogue on Racial Melancholia". *Loss: The Politics of Mourning*. Ed. David L. Eng & David Kazanjia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p. 365.

③Durrant, Sam. *Postcolonial Narrative and the Work of Mourning: J. M. Coetzee, Wilson Harris, and Toni Morrison*. Albany, NY: SUNY Press, 2004, p. 1.

④刘智欢,杨金才:《论〈终结的感觉〉中的记忆书写特征》,《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

⑤Mercer, Kobena. *Welcome to the Jungle: New Positions in Black Cultural Studies*.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994, p. 7.